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卷五十五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帝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

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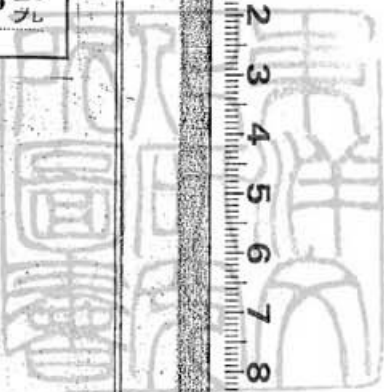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2836

No.

元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
辭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



冬月著葛被練裙路逢峻峻法然矜之
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後見其論抵几
於地終身恨
善法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非乎為非乎時說薄著說

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善
曰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魯
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流薄莫尚敦篤著絕
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

此之問向曰奚何也善曰美何也何故客曰夫草蟲鳴

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齊曰草蟲鳴阜螽躍而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離謂虎文如離畫善曰

發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趨

趨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
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屬許慎曰虎陰中故綱因縕於相感霧涌雲蒸嬰鳴相召

星流電激良曰網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

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

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網縕萬物化醇淮南子

曰山雲蒸而在澗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

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

答賓戲曰游說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之待風颺雷激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

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未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

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

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
我子知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善本膠漆志婉
變相從好說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墳簾其聲相和
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善曰心和琴瑟則言

香蘭惟道合膠漆，則志順墳。苑蓋蘭惟墳，苑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曹子建王仲宣諫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沤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惟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宛孿董公，墳苑已見。鸚鵡聖賢以此鑊金版而鐫盤孟書玉謀，而刻鐘鼎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鑊於金版，盤孟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刻文名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鑊於其上，以誌之也。善曰：聖賢以良朋之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獨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諸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孟，若乃匠人輟成風之錄，於鐘鼎傳於後世，玉璫已見上。

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土匠石運斤成風，聲以斲之。聖盡而鼻不傷，後坊塲者，死匠石為之輟斤矣。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絕也。雅正引曲也。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

者曰：郢人墮髮，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求久。良曰：范式

友劬卒，乃夢於式曰：吾以其日死，子豈能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變而柩不進，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

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求，從此訣，遂自執緋引柩車，乃前

款款，誠也。尹敏與班彪友，善每相見，畫即至，瞑夜即達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

劬為友，劬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曠將變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求，從此訣，遂自執緋引柩車，乃前次備墳，禮爾，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發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上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

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其夜徹旦鹿曰相與
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龍曰駱驛

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
散康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幾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素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
不能得而沈凡乎漢書曰桑弘而朱益州涓骨弄叙粵謨

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
猜焉請辨其惑銑曰和亂弄常也粵當為越挂杖也黔首

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楚交論是亂常救越謨訓蒙客自
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善曰言朋友之義
備在曲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弄倫
假敏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
夫信而好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弄親朋絕交游司馬遷書曰
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弄親朋絕交游司馬遷書曰

莫教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
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
雅曰媿媿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
之人心懷豺虎長揚賦曰蒙竊惑焉已見七命論語子張
曰敢問察主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
濕變響張羅沮滌不覩鴻鴈雲飛向曰听笑貌循絃曰

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感是不知隨時之義
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

高飛乃感之甚也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
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感是未達隨時之義
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
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

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
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
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詔其憂後將法焉

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故有發忘微往推移不可記也使
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
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鶴鷗已翔于寥廓之

字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白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闖風烈

龍驤螭屈從道行烏隆騰也螭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

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螭亦隨時降殺也而況交道乎善

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開風化如龍螭之驤屈蓋從道之行

隆也春秋錄法曰有人叩金刀握天鏡惟書曰素失金

鏡鄭玄曰金鏡俞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

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

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螭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況詩禮

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日月聯璧贊壘壘亡鬼之

弘致雲飛雷善本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

成之妙曲此宋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良曰日月

謂太平時壘壘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出棟華

反而後合喻推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

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推宜合順之意亦

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

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

時之理也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雷薄謂喪亂

也王者設教從道而行隆太平則明壘壘微妙之弘致道衰

則顯棟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共一塗若五音

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宋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

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

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於著龜王弼曰壘壘微妙之意也

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唐棟之華備

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棟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

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

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

使罔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善本其愉樂

恤其陵夷

論曰組織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

樂也恤憂也陵夷猶降零也言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

樂同驪竹長絃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戴之以成其物
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備
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
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說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

志瞻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

一遇謂不可逢也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

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志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

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

曰各自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

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其

拍之茂也素雅素也萬達叔世民詛狙七詐颺起谿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曰

民

達及也救世謂末年也詭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

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未年之交多詐

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

小利此陳揜友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揜友也左

氏傳救向曰三辟之興皆救世也毛詩曰匪之詭言鄭玄

曰詭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

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騷雷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
三代之盛隆矣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土之變矣
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迷惑者莫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
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
驚雷駭齊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
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然善本有利
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交同源流則異較用言其略有五術焉良曰原本也流
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
下事也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

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翰曰：董實石顯，梁竇與實德也。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竇與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雕刻百工，鑪捶靡萬物，吐漱與

雲雨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鑪捶，鑄造也。與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音吐，激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懼燠灼威也。善曰：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

其智，皆在鑪捶之間。學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顯，莊子音義曰：掛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長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蒸頭之。靡不望影，星柰藉響，川鴛雞

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

也。蓋，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敷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辨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龍門，見

躡墮。本許惟切。善。瞻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伯善本荆卿。湛。宗族。善本。作是曰勢交，其流一也。濟曰：頂頭也。躡，也。以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

見情素，贖肝膽。李顯詩曰：焦肝枯折，抽腸裂臍。鄒陽富將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將善本作

陶白。貨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

陶

七

狗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騎居里閑行而鳴鐘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公白圭提以

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況家多金寶時

人謂之金穴漢時馮氏以賣麻連騎張氏以馬齧鳴鐘閉

賦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素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

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特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

成都羅褒嘗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

鐵各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

賦應劭漢書注則有窮巷之貧繩樞之子善本作冀宵燭

曰里門曰閉

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颰沓鱗萃分鷹鷲之稻

梁霑玉笋之餘溼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冀幸也甘茂

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

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

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鷹鷲有餘粟雀將也謂富家

之門如鳧之踴躍颰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鷹鷲之粟殘餘

之溼者言少也善曰冀音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

為門飽素論曰陳步甕陳繩樞之子戰國策曰其茂去素

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夜女乎夫江上

之夜女有家貧而無燭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

將去矣謂夜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

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

處處處處語

梁

謂龍

語

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

二也銑曰言貧者銜其恩過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冰膺貨也善曰陸士龍為顧

曰有用叙我心遺思受款誠謹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

日所不與舅氏周 陸大夫譙善本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

國公卿貴其籍甚播紳羨其登仙向曰陸賈拜大中大夫

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郭泰博通墳籍

而濟東賈望之為登仙矣羨願也善曰漢書曰高祖

拜陸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贖賈為食飲費賈

以此公卿間各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

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

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處賈望

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覈論

東國洛 加以顛顛 願賦 涕唾沅沫 騁黃馬之劇談

東 劇

縱碧雞之雄辯清曰蔡澤願賦願賦涕唾沅沫西征賦秦

頰鼻並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

言辯者以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頰雄盛辭辭之謂也

善曰辭朝曰蔡澤願賦願賦涕唾沅沫西征賦秦之用而

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

與

劇

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

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批掌馮衍與鄧

禹書曰初以為寫神翰意則聊戲之談碧雞之辯不足難

也玉褒碧雞頰曰持節使者故移金精神焉則則碧雞歸

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

歸來用兮何 叙温煥善本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

事南荒也 叙温煥善本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

零葉飛沈出其顛指榮辱定其一言良曰温煥煖也嚴苦

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初吹律温氣至而生黍

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顛言語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煥煖也郁與煥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

秋胡詩王遊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若

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壘指則冬榮吹生則夏萎苗與與李

膺書曰任其飛沈與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撻顧指四方之民

莫不具至周易曰推 於是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

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焉善本其餘論附駟

之旒端軟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子相推敬辭

也詩說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道美也鱗

也翼鳳也喻攀附也巧乞也雖良馬也較至也碣石海

畔山言不能自博通附辭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旒以過

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

羣在於綺襦紵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

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擊龍鱗附鳳翼子虛

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談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倉蠅

之飛不過十步誌驥之旒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

曰較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屏鴻於碣石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善本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善本作鳴哀句曰涸枯也

親也及落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

陰時則慘莊子曰裁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適是恒物之

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

咸亨並子曰泉涸魚相與處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濟曰太宰誥奔吳子胥請以為大

見而信誥乎子胥曰誥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

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真子于懷

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伯誥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

吾之怨與誥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鄉者中斯則斷金由於歙子隘刎頸起於苦蓋曰朋友之

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

歙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善曰周易曰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

宅欲隘置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

宜子數戎子駒支曰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乃祖吾維彼苦蓋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洗濯

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執厄楚奔

吳陳張困素立趙也善曰言宰執由伍負濯洗而榮顯

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洗說文曰濯洗也毛詩曰

伍子胥者楚人各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

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

吳亦以詔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

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

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

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

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

請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譏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蒙辜吳

子使太宰詔諸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

詔字雖不同其人一也莊固漢書述曰張馳驚之倫善本

陳之交如父子携手邀秦撫翼俱起張馳驚之倫善本

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之輩皆執衡稱勢之輕重持懸量氣之纒網苦勢輕氣微

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漢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廣淵海之深司馬長

若

澆薄之俗善本作倫字

無不操權衡素纖續衡所以揣初其

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銑曰馳驚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

之輩皆執衡稱勢之輕重持懸量氣之纒網苦勢輕氣微

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

隸織續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顏

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劉揚墨之口

舒向金玉淵海如雲黼黻河

漢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廣淵海之深司馬長

善曰言辭尚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只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何漢
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
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繡華華學士有文章猶
絲帛之有五采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視若游塵遇
以司馬長卿揚子雲何漢也其餘涇渭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齊曰雖有顏冉曾

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
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土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

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諫史詩曰視之若埃塵
稽含司馬謀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

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
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揚子為我技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之若衡重鎬銖續微影調撤雖共工之蒐厲驩兜之

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良曰鎬銖輕也影撤續飛

隱惡也共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
為奄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躡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

亂

亂也盜跡有亂於東陵東陵地名善曰鎬銖已見沈約彈
曹景宗文侯瑾華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傳左氏傳李孫

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蒐厲杜預曰謂共工
也蒐隱隱惡也左氏傳李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

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侯建珠曰南
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躡為盜於境

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惟野跋扈東陵盜跖也己皆為俞
見任助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躡其略以

荀逵迺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亦導其誠

翰曰俞俞伏行逵迺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痔
後病也且入舐之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

莊躡盜跖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
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諂貌

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
逵迺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突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逵

迺謂服而謝曰見李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
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

手節解屈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
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

癰 迺

已見江賦漢書曰絲王闔侯亦置江都王建犀甲翠羽
 詩序曰又寶幣帛華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
 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弱曲也論
 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
 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感是

曰量交其流五也魏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

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

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

曰苞苴篚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凡斯五交義

也或以葦或以茅答賓戲曰鈞思毫芒之內

同賈古鬻故栢譚辭之於闕闐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

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

以市喻夫市朝則備夕則虛非朝變而夕憎也將故往亡

故去其勢然也闕闐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耳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

之文疑為誤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周

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

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

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變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若勿怨然

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栢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

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耳如夫寒暑逸進盛衰相襲或前

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

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

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清曰流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

庚若波瀾相從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

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全貧望賦曰有始

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

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未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徇求也言求利情同

譚諫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相也從此

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內際於末也、善
日、言貪利情同、誦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漢
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
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

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善本有乎、字翰曰、規規小貌也、
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善曰、莊子曰、規規然
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
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
迥如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

傳曰、王城下然後、然善本無、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
知、何知之晚也、然善字、無、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

義禽獸相若一釁也、說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
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補
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難因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向曰、攜離、訟譯也、善曰、名
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

陷饜餐、真介所羞三釁也、齊曰、陷沒也、饜餐貪戕食也、言
士所羞也、善曰、饜餐已見上、古人羞之、

漢書賈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

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

哉、有旨哉、將慰之、丹怒、楚之、令寄錄以祠焉、檟楚杖也、昌

當也、音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善曰、毛長詩、傳曰、速
召也、有梁之初、薄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淨華、故叙叔世

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
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

家在山中、自丹發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錄以祠焉、禮記
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指也、楚荆也、夏與榎古

今字也、昌言已見、王不長、葉秀才文、孫綽子、近世有樂安

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論曰、樂安郡名、髦傑

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
上以書勅、賈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夸

罔

十四

七

七

悼公即位六官。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作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銖曰：道美也，麗藻

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

邵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

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

曰：綽文，廉道，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宜也。魏志

曰：崔琰，謂司馬服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詩或作特，

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詩或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

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見一

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莊因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

善則盱衡扼腕，半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

無朱紫由其月旦。向日：盱衡，擡視貌。扼腕，揚舉也。抵掌，倒

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

藻也。晉邵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

汝南有月旦評焉。善曰：孟子曰：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安江何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魏都賦：搃腕已見蜀都

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

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

更易之，特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葬任

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

若沛 裳旦等

旦評於是冠蓋輻湊，衣掌雲合，輻輳擊鞞，坐客恒

滿，踏其闔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日

輻輳，華車也。輻輳，車軸頭也。闔闕，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

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

時衣冠士人，得踐任助門限，及隩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

之堂。李膺之門耳。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

國輻湊，淳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

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輻輳，比較填街，陌說文曰：輻輳，車

衣，車後為輻，史記蘇秦曰：臨淄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輻

輳，輻輳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外堂，入隩已見。孔融薦

谷接者名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

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良日盼視也人有賣良馬者立

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騏驎駕鹽車於

吳阪驟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已也言士人因訪顧盼翦

拂而外臺皆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絞也雲

臺臺各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善曰戰國策

蘇代說停于斃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

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

一明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

能上伯樂遺之下車攀而哭之騷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

見伯樂之知己全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枝僕也

衛枝翦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

辯命論艾訊獲秦說齊王曰臨商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

義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善本

之清塵庶羊左之激烈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

莊善本時與任助交者皆想慕莊周惠

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

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

於樹中矣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

敬之鄭玄曰狎背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

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謊言世莫可為語也楚

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

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

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風雖愚猶知激烈及

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

野絕動輪之賓銑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助死於新

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

希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幣漬酒

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幣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

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

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真目東粵楚詞曰歸

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

承後漢書曰徐擇字孺子前後列郡舉諸公所辟雖不

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幣漬酒曰

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外米飯白茅藉以雜置前，醪酒畢留，謂即去，不見喪主，動輪。范式也。已。藜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瘠。

之地。向曰：藜，小貌。諸孤，謂幼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鄣瘠，山瘠，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善曰：劉琨梁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藜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勅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備刻，蔣子萬機論曰：詩文

休東渡江，乃在瘴氣之南，梁典不言幼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自昔把臂之

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郁成分宅之德。

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郁成分宅，自

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自

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歸

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助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

幼離流而不悶，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郁成分宅之德。善

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

各登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源流，滿渠洽等視之，依然不

相存瞻，平原劉峻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

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臂臂曰：敬以妻子託朱

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

舌，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

曰：自此父之死也。善哉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

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郁成分宅，自魯聘晉，過于

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

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后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

還其璧，備嗚呼世路險巇，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白嶺

絕，良只嗚呼數辭，峻嶺薄也。言到洽一何至此，嶮薄也。大

懷抱也。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愛。楚詞

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蕪而峻嶮。王逸曰：峻嶮，猶顛危

逸 云 我 氏

五臣本
演連珠
字

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裂裳裹足奔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
 然絕其雲濁誠取之也誠畏之也翰曰耿介之上峻自謂
 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
 奔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雲濁喻穢
 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冷者信可恥畏也善曰耿介之
 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
 公輸發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曹植應勸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
 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
 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
 羣也堯舜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秀
 濁兮說文曰
 秀亦氣字

演連珠

善曰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
 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
 微悟合於古詩調興之義致使歷歷如貫珠易

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銚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
 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
 惡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
 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

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變
 也日君德星臣德日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
 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
 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也
 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
 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
 記曰李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變終
 歲且更矣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

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言五行雜運四時相錯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劉曰夫五行四時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非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動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齊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官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叙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洽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

權而衡殫形過鏡則照窮翰曰此章明君當度不受任臣

也銚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

寡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銚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

照必窮皆不稱任也劉曰夫鏘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

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

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

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故明主

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錄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

品濂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

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

所以為戒故主則任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

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立國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冥蒼善本作蒼

明世自賢人但賢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音俊人並世皆有立國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吳天也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立國東帛莪莪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立國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東帛之聘莪莪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洽是以俊又

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齊曰此章賢良親邪媚蔽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

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

適理何者俊又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又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發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施善本作放字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善本作弊字之政五侯並軌西

京有陵夷之運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攝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也

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謂頹毀也言推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祿中欽蓋由是也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及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

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以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

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澤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巨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躬立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明曰：此章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願致網網也，巢箕父也，箕山名，躬願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

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傅氏之叢，見夢於高宗，高宗傲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願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詭籍不

同未能許，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其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願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

公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涑澤之中，曰：請獨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頽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

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以告巢父，為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各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

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發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發，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

云

網

躬

由由取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音巢父者少矣堯禪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改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昧而

眠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

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

惠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

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劉曰

鏡質薄而能照日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

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樂

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

冷容不悅西施之景善本作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景也言積微實必感

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婦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景不能止難進之焉劉曰美女之景不感荒婦

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焉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冷容已見陸機樂府詩俯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

而不若騮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騮妻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

之行高誘曰陰景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

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

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假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發，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怨，無繞梁以盡也，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顯，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也。以喻蕤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見。張景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翰曰：此草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也。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颺之翮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人平之，世同也。劉曰：鶯鶯能飛，不假風力，鶯鶯夜見，豈藉還

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鶯鶯於高榆之顛，巢折變風而起。淮南子曰：鶯鶯性也。高誘曰：鶯鶯謂之老鶯，鶯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銑曰：此章明貞義之

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天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蘧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進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慕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

輝五臣本
作暉

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點鮒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緡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衡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頭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曰穆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欽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埃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向曰此章明諫臣在

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

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善曰言讒人在朝而憂蔽喻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後又後時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照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遣人乎尸子曰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善本作生字於絕絃是

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濟曰此章明烈士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然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費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醜烈芬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姐千乘之勢弱於揚善本作陽字門之哭良

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晉平公使范昭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魏宋反報晉侯曰：宋揚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闕言此二人備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勸哭於介夫，終使晉人報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善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闕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各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爲右，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曰：春秋住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歎。劉曰：此言物有因而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齊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

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文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陽谷善本作湯字之畧，揮翮生風而繼飛

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

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陽谷，日出處。畧，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質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日

舉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從奔鬻，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

善本作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

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欲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煖，聖主理人，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

嚴，普福，洪大也。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止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貫字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

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

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曾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

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神，難成

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

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

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

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說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

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

水火。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鑿，明燭也。夫遂，取明火於日，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遂，發聲也。明，鑿謂以明水滌染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

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向曰：此章明事至於陳，訊言釋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離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

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圍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大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道，特也。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雖此其義也。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

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

已滅。齊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微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劉曰：周孔以禮樂

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德風流，存齋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

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良曰：此章明人不可

以託闇藏形，以智隱情，

以託闇藏形，以智隱情，

以託闇藏形，以智隱情，

以託闇藏形，以智隱情，

以託闇藏形，以智隱情，

以託闇藏形，以智隱情，

以託闇藏形，以智隱情，

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武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其謀、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正視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賾、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善以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發藏形、誌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發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藏形、其有發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文賦曰、朝真觀而夕化、應劭曰、真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

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韓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

兜三苗餘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劭、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藏理、由戮二臣也、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

而朝後獲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極、而天下咸服、小雅曰、發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

此善本作百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

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銜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

婉孌、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常

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穆契、而後成理也、劉曰、此之企

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洽、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

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穆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正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

子蒙不絮、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最、是以

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善本有民倫善太無不

生字

能救棲遑之辱、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過不可

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愚之時、非克已勉力

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

不能免已之辱也、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

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

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

不能化、則求、答賓戲曰、聖哲治之、棲、棲遑、孔席不煖、墨

突不、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善本作是

以望景揆曰、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濟曰、此章明

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

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

難明、何者、天道有定、舉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切謬、是明

人心難知於天也、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濤也、此言舉景有

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

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瀾、波、孟子章指曰、言循

性命之指、蒼湖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砥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

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澄

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學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

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

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

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

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道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

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作、麥霄之節、厲

翰曰、此章明道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

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

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歟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
 故執操也劉曰各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
 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
 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禮記曰幽告而不濡漢書劇通曰婦人有幽居守
 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
 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志相撥之君
 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路鈞
 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天也雲也蒲子路所聖邑密
 卓茂所理邑也黎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
 相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
 雲亦猶蒲密聚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僕朝
 之士不思殷德也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
 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德豐沛之甄
 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
 有德名之顯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莊子曰北溟
 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為前宰夫子入其境而數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
 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曷草萊甚辟此恭敬
 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信
 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
 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
 變時雍豐沛調漢也相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相撥毛萇
 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
 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暇收察懸景東秀則夜

光與珽珽武善本作 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

欲謂日也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

聘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壁

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珽珽咸歸匿耀亦猶

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劬繼也劉曰僅

若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

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
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朦聘奏功、
薛君曰、無珠子曰朦、珠子具而無見曰朦、大戴禮云、日歸
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
瑩、武夫已見上文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
下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迷、

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
迹之遠也、管律管也、僚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
表以側曰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
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劉曰、寸管
黃鐘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以
至夏立丈二表於陽、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
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
室三重、戶閉塗豐、必周密、布縱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
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覆灰、抑其內端、案歷而
候、候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

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
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
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
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
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
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
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官商之音、夫絃節有恒、
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
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散道難
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滿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
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情明以待人
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備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圉、善本、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鼗鼓踈擊、以節繁絃、

持

之契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翰曰此章明道亦不可乘也祝罔止樂之物聲小鼓也夫祝罔聲鼓音雖希疎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目無常善本作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

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

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善曰言為政之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向曰此章

之抑

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擊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虞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空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劉曰此欲令各雷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柳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故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禮記注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也漆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蓋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

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

傾良曰震風大風也泥疾夏大傾側也善曰法言曰吾

堂秀非子云風謂此曰何則牽乎動則靜凝翰曰凝止也

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

也鄭玄儀禮注曰疑係乎靜則動貞統曰貞正也屋係於

正也劉曰言屋係平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

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止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

文勞與上句稍殊不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冷容之悔淳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

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

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過淳化而廉

潔也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琢故水本驚蕩風靜則

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濤奔之俗或有

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

言舟本漂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

已見上文並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柔是以江漢

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濟曰此章明故舊不

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跣屨已行三十步王

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

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孔子游

於少原之時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

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亡著簪

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之佳時

人

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流俗

少原流憫謂輕薄之類風移住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作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

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應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備也峻高也夫秋應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備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勢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翰曰此章明情發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發火盛則煙滅發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發隕身喪國使二賢感憂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發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

大夫見性未泰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發故性充則國興情後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發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擬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饗朗笛踈而吐音

鏡曰此章明聖人不在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也大鼓曰賁朗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外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劉曰賁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善本作於身故臨川有投

網 踈 網 踈

跡之哀。天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
 此又無擇。無擇曰。欲以辱所侵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
 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
 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
 身徇義也。善曰。性命之道。舍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
 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
 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之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
 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
 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刻其侯。愚者不為身貴乎。天
 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
 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
 已見相溫薦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
 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灰。無見熾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劉曰。此言令人尋

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
 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濟曰。此章明事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曠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惣於衆聲。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曠深也。周易曰。大明終祿。六位時成。五絃琴也。已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
 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翰曰。此章明事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畧。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至近。未能理契者。察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劉曰。天布列象。物所必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

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疆，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檣善本作之威，不能

降西山之箴。銚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檣，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

檣，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

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

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源南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

曰：夫寒之與燮，相反寒地，坼水災，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

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

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隸然而

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

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

尸百萬，流血漂杵。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

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遠，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

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向曰：此章明理有定

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及也。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

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

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曰：呂氏春

數術也。臣聞是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

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此章

明貞操之士，特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鶴也。特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嵇康曰：夫冒霜雪而於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同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曰：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廈屋忻慄。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忻莫鈺切，慄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